

「天使」計劃

顏忠賢

第一部（31341 字）耶路撒冷

「天使」是一個藝術作品的名稱

由十一個天使、五個夢、兩封信、一篇評論所組成的故事。

第二部（65681 字）台北

「天堂」是一個網站、一個 GAME 的匿名……

被控告的地下宗教領袖。網路咖啡廳連線的 GAME。網頁、電子郵件的隱藏身份的暴力……與無法「消失」。及其罪刑。的匿名……

第三部（47067 字）紐約

「基地」是一個恐怖份子組織的代號

一個戰爭的發生。最大城市的秘密組織。教派失控的歷史與變遷。跨國跨語言的任務的一樣瘋狂。暴行的遺址及其紀念及其形式……

第四部（8220 字）尾聲：結界

在台灣深山中禪修中心五天的雜記

第一部

耶路撒冷

「天使」是一個藝術作品的名稱

由十一個天使、五個夢、兩封信、一篇評論所組成的故事。

第一個天使/第一個夢

/第二個天使/第三個天使 /第二個夢

第四個天使/第五個天使/第三個夢

第六、七、八個天使/第九個天使/第四個夢

第十個天使/第十一個天使/第五個夢

附錄一：夢的筆記

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

附錄二：天使的來信

第一封/第二封

附錄三：找到去年 AVNER 寫的一篇關於「天使」計劃展覽的藝術評論

耶路撒冷

或許，我也只能說「明年就在耶路撒冷」。

或許，這可以算是一種對神的許諾。

本來，這句話，對於我而言，是由於一段自己去年就在耶路撒冷的故事而開始的，並且就發生在去年他們過如同中國人的"年"的逾越節前後的兩個月裡頭。

事實上，這句話對於猶太人而言，至今仍是他們一年中最重要的逾越節初夜的最重要許諾，尤其對於還流亡於全世界各國的猶太人而言，這個許諾，不只是「回到或前往一個地方」的一種闔家團圓式的說法，而且還更是連繫到〈出埃及記〉中摩西帶著猶太子民初進入上帝應許之地的苦難及其延伸至今的所有麻煩…

如果有人問我曾經在那兩個月裡經歷過什麼苦難？或比較像苦難的麻煩？我一定會說起去年在耶路撒冷某個城郊的路旁，經過那一道牆所發生的那件事。可是因為回到台灣之後很少人問起，我也只有在剛回來某些偶然的場合提過，日子一久就幾乎把它忘了……直到有一天下午為了

準備一次演講，我正在讀一本叫做〈天堂的歷史〉的書，讀到

「猶太思想始終認為，天堂就是「耶路撒冷城」或「錫安城」，而錫安山又代表耶路撒冷這種說詞，是一種特有的宗教換喻修辭法……這個形象，既指地理上的城市，亦指獲得榮耀的耶路撒冷——它從天降入塵世，或使塵世升天與他同在，「耶路撒冷城」不僅是指現代居民蔓生散居之處，它更意味著一個神聖空間或一座聖殿，由彌賽亞統治。」

我嚇了一跳，也因此以後來的演講中，一字一字唸出這段話，並在最後還對著他們說：「去年的兩個月我不但住在耶路撒冷，而且就住在錫安山上」，他們的臉上浮現出羨慕的眼神但卻問了些笨問題：「好棒啊！天堂的天氣是好還是壞？」我說：「那裡在約旦沙漠旁邊，天氣變化很大」，他們說他們問的是傳說中的天堂，我說，「傳說裡的天堂是個永遠的樂園，天氣卻不一定好。」其實我並沒有在那書裡看到關於天氣的說法，也沒有認真地回答他們，因為，突然之間我想起了在那耶路撒冷郊區所發生的事，想起了那道牆，我就忘了要對聽眾再往下說清楚天堂和錫安山的真正關係了。

那是個雖然才三月但陽光已然很大的下午，那種又乾又熱的天氣使得站在山谷上眺望遠方和更遠方天空的人在看東西時會產生一種模糊地分不清前後遠近的蜃影，我突然想起小時候讀過的沙漠中所謂的「海市蜃樓」，這個成語大概就是在形容這種在接近日正當中所出現的幻覺，而且必然和快要中暑的昏眩有所關連，就在這一剎間，突然我聽到一道劃過我耳邊很近的極清晰卻又很快速的聲音，真的很近，不到一隻手的距離，而且和電影裡看到的聽到的再怎麼好的身歷聲杜比音響都不一樣，因為，我還真的當過兵，真的實彈射擊過，所以知道那種極快速的子彈在空曠的山區土丘間穿飛而過時的既尖銳又低沉既遙遠又逼近的聲音，但當年在軍中，那子彈是從手中的槍往前射出，射往遠方的靶與厚實的土堆，由於所有的程序規定地嚴格而繁瑣，所以雖然實彈射出的聲音嚇人還是覺得是在模擬而僵化而必然是安全的狀態中進行，但當時耶路撒冷那道劃過耳邊的子彈聲是從正前方射來的，從看不見或看不清楚的對面山坡射過來的，也就是我們在上車之前，帶我們去的文化局長 AVNER 所極力警告：要小心的那邊巴勒斯坦村子時有的恐怖份子會朝這邊所射來的冷槍。那絕不是「海市蜃樓」的幻覺，雖然，所有的一起前往或在場的人都因此

快速趴倒，而且也沒有人受傷，甚至，也沒有第二槍繼續射過來，但事後中暑臥病好幾天的我卻深深地感覺得到，是逃過一劫了。

我實在不想為那一次逃過一劫作太多的解釋，因為極有可能當我在回想這件事的時候已然誇大了、填補或遺漏了某些細節：比如說當時的太陽是不是真的那麼地又乾又熱到令人昏眩？帶我們去的人是不是 AVNER 或到底後來我有沒有中暑？冷槍真的離我那麼近嗎？或甚至只是我為了讓我的耶路撒冷之行更壯烈而把在現場聽人家講的躲冷槍經驗想像成自己的？

我應該只描述：在面對那個山谷的那一槍，我的確撿回一條命。然而我既從未受過什麼反恐怖份子訓練，也沒有六丁六甲神靈護身的超能力，在不要過分渲染的前提之下，我告訴那些入神的聽眾說，那一次經歷只是巧合，一次和神打交道的偶然。

同樣地，前往耶路撒冷而且就住在錫安山上的天堂，也是一個巧合，一次和神打交道的偶然，沒有什麼必然的苦難、許諾的麻煩。不過我還是把那面牆那件離奇的事在演講中用自己捏一把冷汗的情緒說了出來。但是，聽完之後，所有的聽眾仍然一邊看幻燈片，一邊繼續寫筆記，好像這件事和其他我所提及別人的危險是同樣的，離奇但和他們沒什麼關係，像在電影院裡看好萊塢動作片，任何的再危險再嚇人的開槍情境都離他們如此地遙遠。

我仍勉強維持說故事的風度到最後，然而聽完演講後，竟有人大聲問道：「也許你應該去找那些猶太人的廟收收驚。」接著他告訴我：他並不認為我有什麼“見證”神的誠意，可是神並不是那種因為你看不到就一定不可能有的東西，不然它就不叫神了。「萬一下次你去的是一個沒有神的城市」，那個看起來像很嚴肅的教徒的人說：「那不就麻煩了嗎？」

事後想了一想，我總覺得，「萬一下次你去的是一個沒有神的城市」「找猶太人的廟收收驚」這種話不太像是個嚴肅的教徒會說的，但關於“見證”神的誠意這件事，我卻想到更多的關於我一直在想的“對神許諾”的麻煩。

其實，依照我原本在想的“對神的許諾”看來，我會在那個時間到那個地方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所去的身份和遭遇應該是有任務的，只是，我並不清楚那個“任務”是什麼。

我也非常擔心這個“任務”只是我想像出來的，在過程中，“神”只是我有限需求、恐懼與慾望的投射。我假定他喜歡我喜愛的、痛恨我所痛恨的、為我的偏見背書而非迫使我超越它們。而且他並不能防止災難，又極度渴望悲劇，因此，看起來必然是冷淡無情而殘酷的。甚至，大多

我在耶路撒冷所聽所看到的，相信災難是神之意志的簡單信仰說法，也雷同地可以使我認清這些我在耶路撒冷根本無法接受而又必須接受的害怕與煩惱的事，最後還只好認真地將這些事自欺成“任務”。

但是，關於“任務”，我曾想過的卻還更多，在我過去三十七年的歲月之中真的有過任務嗎？如果我曾閃過某一個念頭想過人生如果真的有任務的話那會是什麼？而且就算是我相信真的有某個任務，我又怎麼確定那是對的？別人跟我說的或書上讀到的說法我又怎麼判斷或甚至無怨無悔地相信那就是我的畢生的“任務”？這也就是說：「明年就在耶路撒冷」這件事在去年在耶路撒冷時仍然令我是充滿困惑的，它就像那本《天堂》的書或那顆從我頭旁射過的子彈一樣，始終在逼著我找尋所有對神許諾的可能，從我實際擁有的很少被這種想法糾纏而困擾的人生。

就在我住在“天堂”那兩個月，這個想法用盡一切辦法地糾纏並困擾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因為這個麻煩逼問的，不只是我來耶路撒冷有什麼任務，而更是我來這一生有什麼任務呢？這大概也可以解釋我的人生之所以成為現在如此的原因吧！而且也就在這段期間，我因為正在進行一個叫做《天使》的行動藝術計劃，來記錄幾個在這兩個月中與我相遇的人，他們裡頭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官員、有的是藝術家、有的是旅行偶遇的人，有的甚至是在我夢裡出現的連人都稱不上的角色……記錄這些點頭相識的交情。但是，我在描寫他們的同時，盡可能地摒棄小說寫作的修辭技巧或行動藝術式的美學講究，而目的就是在逼問一個困擾我二十年來的課題：藝術有沒有可能以最原始最簡單的方式還原出我對這個城或對在這個城的生活所感覺的全部……然而，這個作品的困擾卻也和我在想“任務”這段時間幾乎是同時在進行的。

換言之；我在寫下一個一個和我相遇的人的同時，我也不時地問我，他們每一個人在告訴我這個城的什麼訊息？他們用什麼樣的語言、事件、遭遇來告訴我這個“天堂”想告訴我的事……？讓我“見證”我所從沒看過的神以及更全心全意地想想為什麼要對他許諾？

至少，這個名叫「天使」的行動藝術的展覽可以使表面上是前來擔任台北駐耶路撒冷交換藝術家這種“任務”變得比較不那麼官方說法地理所當然，也可以使以「耶路撒冷」做為展覽主題的焦慮不只是停留在藝術形式美學上的考究，而卻能更深入地反芻自己在這段待在“天堂”的諸般經歷的生命更裡頭更接近「神」的可能。

然而，這個「天使」計劃，卻也必然是一種折磨。一方面，它使得我不得不重新面對旅行這

件事：在陌生的語言、陌生的異國、陌生的文明種種險惡的同時必須以一種最虛心最純潔的使徒的虔誠來聆聽……這使我在面對旅程裡每個路上不懷善意的、難纏的、憤怒的、兇惡的種種好人壞人怪人……都必須有著遭遇到「天使」的耐心來反省自己到底感覺到他們有意或無意地想傳達什麼樣「神」的訊息……這種“見證”的過程真是讓我精疲力竭。

另一方面，把這些“見證”天使經歷寫下的過程，也是前所未有的折磨，由於不能用我熟悉的“寫”的技巧來描述、組織、鋪陳情節，那就只好以更零碎、更隨機、更不完整的印象隨筆來拼湊出某個人或某幾個人在某個地方或某幾個地方所發生的某些事……如此，一路寫來，就覺得充滿了破綻與縫隙，所有發生的事都逼問著它被“見證”的緣故，所有的其實不自知是的天使的人也在這些零星破碎的句子裡逼問著他們要告訴我什麼更後頭的我發現的神的“訊息”，但是，我一直一直延遲這些“訊息”的出現，盡量只寫下事情的發生及其周圍隨之發生的“天使”們舉止言行的歷歷在目，不要太快動了“念頭”或種下“感言”那般地武斷，怕簡化了這些“見證”到某些較膚淺的囿於我個人有限情感與思考的即時反應的漏洞百出，深怕因此錯過了更深入更虔誠的與「神」的照面。

在我剛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天，我就和「夏娃」照過面了，其實。

她站在我住的那房子的花園門口跟我要煙抽。

她用那南美腔的英文和拔草所戴的手套一邊比劃一邊告訴我，在這個城市要怎麼認方向，要去哪裡買日常生活的東西，要去哪裡看有名的古蹟。但是，當時我卻一直在打哈欠，因為前一天太晚睡而她又來得太早，所以也沒跟她多聊什麼，也沒有聽她的話多去那裡，當然，也因為她年紀有點大又有點凶，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在那個漂亮的花園跟忙著拔草的她多說點什麼。

後來，我有點自責，在“天堂”的“花園”裡和老“夏娃”說說話總會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啟發吧！

關於啟發，我大概是虧欠 MUYAD 最多吧！他是一個巴勒斯坦人，就是他帶我們去夏娃叫我們一定要去的死海，也是他一直想跟我們說一些回教的“神”的教義對他的啟發，但他的武斷和他的熱情都是同樣地難以招架，我老是會想起他所講的「上升」和「聖戰士」的理論關聯，但總覺得太牽強太煽情，所以他更直接講的“見證”反而讓我更存疑。

想到 MUYAD 我會跟著想到因為他所認識的那些他的朋友或住他 HOSTEL 的房客，那些在旅行中偶遇的陌生人，以及他們所完全沒設防而談起的自己的來到這個”天堂”的原因與困惑。他們的”見證”比較零碎、比較隨機，甚至也不一定那麼理所當然，例如：那些名字叫做 JOHN，或 PETER 或 PAUL……更多和耶穌那些老門徒一樣的年輕人或不年輕的人總因為某些奇怪的原因來到這裡，而且越不一定是因為對神許諾而成行的卻讓我得到更多和神有關的訊息。

越和他們深談，就讓我越不禁自問：我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呢？我的此行或我全部的人生就是「對神的許諾」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就說完了？會不會因為我深深恐懼著自己的生命其實是如此沒有意思也沒什麼道理吧！才迫使自己相信這一切都是必然的，從而逃避一種面對危險面對擦身而過的死亡的太過輕率。

然而，關於發現、並害怕這種「太過輕率」的人生觀的往事，我不得不提起小 M，這個和我一起前往以色列出所謂官方任務的另一位藝術家，雖然我那麼害怕提起。在那兩個月期間，她嚴守著一種「不讀」「不說」的前提，完全切斷除了直覺之外可以再接近耶路撒冷的所有文字的歷史、知識的任何沉重可能，每天努力地在住的地方煮飯、畫畫、打紙漿作單純的藝術品……降低所有跟外界接觸的可能。我必須常常把這種「人生觀」解釋成她的英文不好或沒有單獨出國旅行或年紀太輕或東方女生比較保守害羞……種種非人生觀式的現實說法，才不會被這種「太過輕率」的面對人生態度所擊倒。

她不追究這個被典故充滿的城的任何典故，更不會追究所有”神”的訊息的可能……因此，就沒有”見證”也沒有”任務”了，當然，更不會有”許諾”。所有的我所害怕而自溺自嘲的對”神”的試探，都變成一些徒然的自找麻煩的幻想……

「街上都是人啊！」她說「天使不過都是你自己胡思亂想出來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和她談我的作品。也因此，我必須盡我所能地逃離她，才能讓我所致力的”許諾”的這一切看起來不像個笑話，或是自欺又欺人的騙局。

但是，所有發生的事”神”都安排地那麼令人無法招架。

展覽開幕的那一天，我和小 M 站在相鄰的耶路撒冷市政府展覽室前頭，和前來看展覽的觀眾聊了起來。

除了開場時，由市長夫人也是藝術家的 ALIZA 致詞之外，豐盛的開幕 party 茶點和許多來客使我們既緊張又高興，有時會帶我們到處參觀的身兼藝術評論家的文化局長 AVNER 在後來剩下幾個比較熟的朋友時突然問起我來：

「你知不知道小 M 會算命？」

「不知道」我驚訝地說

「有一天她私下告訴我的」AVNER 對小 M 眯了一下左眼接著對我說「你來幫她翻譯，讓她替大家看看命」。

「好！」我在驚訝之餘，還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勉強而支吾地答應。

「ALIZA，你是一個事業心很重的人，一生感情有點波折，但從命運線看來會活得很久」小 M 看著這位市長夫人的手簡單地說了這些，大家都看著我，等著聽我翻譯。

這時，我突然懂了，原來，小 M 大概曾開玩笑地告訴 AVNER 他會看手相，所以在異國 PARTY 這種不要太嚴肅的場合，藉著這種遠方的好像特有的小神通來說說每個人的命也是很切題地有趣。

我也隨口翻成大概的英文給大家聽，果然也引起所有人的興致而圍了過來。

「AVNER，你是一個很花心的男人，事業很專一，感情線卻很多分支很亂，但也會活很久的」小 M 說，當我翻譯完，大家都笑了，但我心理卻越來越明白，這種手相的看法是如此淺薄可笑，大概這又是小 M 當年在學校學來的團康遊戲。

「NORA，你是個工作不認真的人，但老公對你很好啊！年紀大了身體要注意喲！」

「JOHN，你是個不容易專心於一種事業的人，不過很有女人緣，在國外旅行要小心，四十歲有了關口，過了可以活到八十歲」

「ILANIT，你是個工作狂，男朋友一大堆，要專情一點啦，不過你的生命線怎麼那麼短，是不是我看錯了」

「MUYAD，你是個不愛工作的人，家裡有留好多錢給你吧！真是個好命的人，但太有女人緣會給你困擾的，年紀大了要小心身體」

還有一些其他的人，我也記不清楚了。

就這樣，大家都聽得聚精會神，而我卻是一身冷汗而久久不能自己，所有這些在耶路撒冷遇

到的人，遇到的這些我所深信是“天使”的人，現在變成了可笑遊戲的熱衷參加者，那些我所深信他們所揭露關於這個“天堂”訊息的困難呢？關於我對“神”的許諾在他們身上所找到的“見證”的沈重呢？或許，那些難耐的苦惱真的只是我的幻覺，不是別人的，或許，同樣地〈天使〉計劃也只不過雷同地草率地翻譯出這個天堂所揭露的小小故事的可口而不自知，而由於對神的神通的生疏與誤解，才將可口弄成這麼狼狽……

在 party 結束後，我正若有所失地收拾展覽的東西時，夏娃來了，她喘了口氣對我們說：「我來遲了，聽說你們在算命。」她擦著額頭上的汗水說：「如果來不及幫我算的話，你們明年也可以再來一趟啊！」除了家人外，我們猶太人對所有難得相聚的朋友會說：「明年就在耶路撒冷，再見了！」

第一個天使

她說她的名字是 HAVA。

早上，在廚房弄東西吃的時候，突然發現旁邊餐廳窗外的花園有人，我其實有點慌……因為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因為剛睡醒肚子還空著腦袋還昏，也因為才到了沒幾天，不曉得這個被安排來住的大房子是怎麼回事……

HAVA 是一個有點年紀的婦人。「HAVA 就是英文或法文裡的 EVA」她說。「E-VA」我遲疑了一下，她說「其實就是 EVE，你真的不知道嗎？聖經裡面上帝創造了的兩個人中，那女人的名字」「喔」我試著唸 HA-VA，問希伯來文裡是不是 H 不發音，來轉移她的略帶輕蔑的口吻，她說「不，反而是更難的唸法」，接下來我就更昏了，吃了一半的麵包在胃裡不上不下的，還因為客氣，跟著她練習起 H 在希伯來文要發的顫舌音。

「你抽不抽煙？」我問她要不要喝點什麼時她心不在焉的問著。我遞一支煙給她，並在吃力地仔細聽她那南美腔的英文時，打量起她的樣子，由於在大太陽下工作了一兩個小時，T 恤已經又髒又溼，棉手套上沾滿土與草屑，所穿的牛仔褲洗得很舊，而且看起來是長期在做粗重工作才會有的模樣……但最吸引我的，卻是她臉上的皺紋與自信。那是長期地辛苦工作所形成的特有模樣，一如她雖然客氣卻有點咄咄逼人的口吻。

「你是從哪裡來的？」

「台灣。」

「自己一個人嗎？」

「不，還有一個女的。」我還是倒給她一杯冰開水，而且為了緩一緩這種初見面的陌生感，我開玩笑地說：「我叫她媽，因為她煮飯給我吃。」

這個老夏娃卻瞪了我一眼說：「女生在你們那裡就只能煮飯嗎？」她搖搖頭「我不同意。」說完就又回去花園拔草了。

我楞在那裡，第一次感覺到猶太女人的早有耳聞的凶悍，而且也第一次仔細看了這個我住的地方屋旁的花園。

那還真是個漂亮的花園，雖然不大，但是因為在錫安山坡高處，因為視野可以看的很遠，聽說天氣好時，還可以看過好幾個山丘，「甚至，看得到約旦沙漠吹來的風沙。」夏娃對我說，她大概看到我望著花園欄杆外的遠方天空發呆，就順口提起。

「這裡每二、三個月會有不同的來自各國的交換藝術家來住，屋主是個有名的收藏家，但是他很少來。」我聽了點點頭。

「你聽過死海嗎？也是在那個約旦沙漠的方向，你們一定要去，很有名，每個人去了都會嚇一跳，都會有些特別的前所未有的發現，那裡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地方，空氣和這裡都不一樣，和全世界當然也更不一樣。」我又點點頭。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畫畫，多出去走走，這裡可是耶路撒冷，不要悶在家裡找靈感就到外面去，以前有個也是 RABBI 的老畫家跟我說」她把手上拔的草丟向欄杆外天空的遠方「這個城滿街都是天使啊！」她用手肘擦一擦汗「只是，不知道你看得看到看不到。」。

我看著花園，看著遠方天空，遲遲說不出話來。

第一個夢

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知道那是，一個不可能任務式的訓練，但卻有點說不上來那裡不對勁，剛開始的時候是一部老舊電視影集重播般那種動作又慢畫質又差的畫面，那幾個主角走到一棟有人在誦經的老建築上頭，從各個角落找出一張東西，近看卻是那種老式的冥紙，接著，除了老大手上那張之外，其他的都燒了……

這就是任務的開始吧！但他們是要去台灣呢？還是處理和冥紙有關的陰謀或是更多的什麼並不清楚。後來我就走進那棟好像有人在拜拜的房子裡，那其實是個不太像廟的老建築，裡頭有些像我這種剛來的人在靜靜等候。但我不記得我是來受訓練的啊！而且，更奇怪的是，我媽也來了，他們還客氣地介紹我的狀況給她聽……。

但當他們開始有意無意地暗示我動作太慢了，從一件事到另一件事，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都沒辦法在他們要求的時間內或方法完成他們的期待（例如：我有一次下樓梯的時候，用跳

躍式的進行達到很刺激的效果，對我自己來說吧！但，對他們來講，是不太合乎規定的，而且需要更多的約束與要求）但，我媽卻害怕起來，她開始意識到我在從事些”危險”的工作，而決定要去和裡頭的人理論，但我卻阻止她。

第二個天使

我總覺得我是虧欠 MUYAD 的。

從他遞給滿身汗的我們的第一杯冰茶到後來所有的當地回教徒土產（還包括他自己偷偷種的大麻），帶我們認識的舊城阿拉伯區的各種店裡老闆（從賣水果、肥皂到換美金、收古董的），下廚煮給我們吃的阿拉伯菜道地，開車載我們前往死海的旅程的熱死人。他在復活節於擁擠的信眾與警察群前邊打邊罵地帶我們潛入最裡頭的教堂看廣場祭典的在地人本事。他的拘謹但客氣的父母親、弟弟、妹妹、未婚妻……甚至是那群有意思極了的酒肉朋友每回太過殷勤的款待。

「上升」MUYAD 在我們的花園烤肉煽火時瞪著我說「你知道嗎？」

那天他從舊城的市場買了一堆東西來我們住的地方，其實，下午天色暗得近乎血紅，空氣悶到快透不過氣，好像該下的雨遲遲不下，MUYAD 仍然在廚房裡動手調起他拿手的阿拉伯沙拉，並在廚房旁的花園生起火來同時烤著各種不同的肉，我和小 M 在旁邊聽他話拿東拿西，但能幫的忙仍然有限。

我看著往上竄升的煙說：「快十年好久沒有在戶外這樣地生火了」

「不，我說的上升是一種象徵」好不容易停下來，MUYAD 卻突然嚴肅地說「穆罕默德就是在耶路撒冷飛上天見阿拉的」。我看著他手上的雞肉串，突然不知如何接話。但是，在又悶又熱又天色剛暗下的院子裡，他又繼續說：「他先由阿拉伯夜行到這裡的聖殿山，而且是由天使加百利用天馬在睡夢中載走的，到達目的地時，他還受到亞伯拉罕、摩西、耶穌的歡迎，他們肯定穆罕默德的先知任務，然後帶他開始循梯而升七重天界的危險之旅」

小 M 問「你是說這個回教的先知爬樓梯？」

我則在腦袋裡轉了轉，不太確定所聽到他說的英文是不是我想的這種和”神蹟”有關的說

法。

「上升到天堂乃是象徵人類心靈所能達到的極限，一種永恆，你們知道嗎，所有放自殺炸彈的聖戰士，都因此覺得他們這樣壯烈成仁會因之上升至天堂得到永生的。」MUYAD 指著我家花園看去不遠處打著投射燈而在夜空發亮的清真寺金色圓頂，說，那就是傳說中的升天之處，……

小 M 注意到雞肉已經有點焦了，就指著他笑著說：「我們的晚餐也快升天了，你自己去爬樓梯吧！」

我總覺得我們所虧欠 MUYAD 的，不只是他那阿拉伯人式的客氣與熱情，而更是他每每提及回教較認真的教義說法時，我們總是如此的冷淡，甚至是不熱情到有點不客氣的輕忽。

那天，後來在下起像天神發怒的傾盆大雨之前，我還記得 MUYAD 一邊吃雞肉還一邊繼續在講他的「上升」理論，講到基督教的天使加百利和穆罕默德升七重天遇到每一重天的先知主管的細節。「你們不同教的神其實還可能像我們一起烤過肉。」小 M 說。

我在後來的大雨中和更後來 MUYAD 帶我們到的復活節祭典現場這幾回戲劇性地彷彿“神”正注視的時刻，想到他所說的「上升的」「象徵的」有點簡陋又有點嚇人的故事，總覺得那些神秘的阿拉伯文字母後頭有著同樣神秘的故事與歷史在注視著我們，只是我們還沒準備好，或說是準備用來可以談可以憑藉的語言、知識、經驗實在太有限了，所以看不到，所以更覺得虧欠。

但 MUYAD 並不氣餒，繼續每一回帶我們去買水果、買菜、逛街、換美金、看古董的空檔，說起他的「上升」理論。

但我最難忘的一回卻是在「死海」。

那一天由於我們的行程有點耽擱，因此儘管趕路趕了很久，到了死海時天卻已經全黑了。

那仍然是個又熱又悶的夜，比起白天氣溫已因為稍微有點風而頗為涼快，但是，摸黑走進海灘仍然是有點毛毛的。

因為死海這個有個「死」字的名字和它種種古老不祥的傳說，也因為其實我們是溜進已經打烊的海濱公園，偷偷摸摸的，所以，下水時，不免有點忐忑不安，而且水的上層由於白天日照仍然是熱的，而下層卻是冰冷，入水後許久整個身體卻還是不能適應……

尤其，在黑暗中仍是有許多人來此夜遊，所以聽得到遠遠近近始終有細小的說話聲音，但又聽不清楚。

只有滿天非常亮而密的星星是不出乎意料地動人的。

後來我練習起 MUYAD 所教的死海漂浮的秘訣而面朝上而放鬆四肢地抽起煙來時，竟然，真的自然浮起來了，完全不必滑動或用力…

但，當耳朵也因此泡入死海那高鹽度的水時，雖然並沒有即時的不舒服，然而，卻總覺得怪怪的，在完全黑又完全漂浮的那一剎那，這種我旅行十多年而且活過三十多年也未曾有過的遭遇裡，我突然感覺到某種失去重量的同時的愉悅與不安。

我看著嘴所徐噴出飄著的煙，看著不遠處我所老感到虧欠的 MUYAD，突然想到了也感覺到了某種他所說的「上升」的神秘，或說是可能的「上升」的”見證”，……

但，我並沒有跟他說……

第三個天使

小 M 一直用某種奇怪的揶揄方式在嘲笑我老被路上同性戀的男生看上的事，包括約翰。

她堅稱約翰是 GAY。

因為他看我的眼神很專注，因為他一直只跟我講話，因為那時我們已走回耶路撒冷的舊城裡，而且天色晚到大多店家都已關門，即使在接近城門最熱鬧的這一帶，阿拉伯人區，白天店最擠最亂的地方現在也都沒什麼人了……

其實，我有點緊張，或說是非常緊張，雖然我們那時在這個城也已住了二、三個禮拜了，但這區仍然是我們常被提醒要小心可能會被偷或被搶的地方。

「你大概是因為他沒像那些其他的阿拉伯年輕人那麼色咪咪地搭訕你才這麼說吧！」

我心裡這麼想，但卻沒說出來，在一個陌生的外國城市半夜的大街上，我始終留意著路邊巷口。暗處有沒有躲著人，或回去的方向路、的遠方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動靜……

約翰其實連正眼都沒看小 M 一眼的，他留意到的，是我手上那台相機，一個早年生產間諜相機的小廠牌 MINOX，或是，因為我也是用一種好像”內行”的口吻和他打招呼：「你用的是萊卡的 M6」

約翰說他已經來了好幾個禮拜了，而且是第二次來拍那道著名的牆的，之前，他還到更深入西岸的阿拉伯人村子裡去。

他的英文英國腔很重，我聽的有點吃力，何況，我們相遇的那地方是一個耶路撒冷附近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交界的村落，還常有流彈會射向猶太人這邊的房子與街道上。

其實帶我們去看那近來耶路撒冷藝壇上的名牆的 AVNER 自己都小心翼翼的，也再三叮嚀不要站到太空曠的區域，或沒有混凝土掩體可躲的地方。

「你不怕嗎？」我問著站在小丘風頭上的他。

「白天還好，晚上才比較危險」他說著。「你有沒有到過對面流彈射出來的村子？」

我愣了一下，有點心虛的說：「沒有，我們才剛到沒幾天，那邊過得去嗎？」

「那邊其實比這邊還慘」

「怎麼說」

「那邊只要開槍，以色列這邊就會用加農砲還擊，直接摧毀槍聲來的房子。但，很多開槍的人都是從加薩走廊走好幾天走到這裡的激進份子，開完槍就走了，但在這裡住的人的房子卻因為被用來開槍，就被砲擊毀了，很多人就沒房子住了……而且，更嚴重的是，更多人沒有東西吃，一開始打了之後，原本會過來這邊的建築工人都不過來了，所有的工作幾乎都停了。」

「你去過那邊拍嗎？」我擔心地問。

「那回好險」他的眼神閃過一絲恍惚地望著遠方。「本來一過去就很小心，因為很多房子都變成廢墟了，而且沒有人敢在街上走，我想走得再遠一點，卻一直覺得不對勁，好像有人在跟蹤，後來，我停在一個路口擦汗時，突然聽到不遠處有人開槍的聲音，就往我的方向射來，你知道的，那種聲音和在這邊聽完全不一樣，很近，很可怕，我還來不及回神，子彈就射在我的耳邊距離一雙手不到的牆上。」

太陽很大，我用手遮著眼睛上方，看著對面那邊村子的景象，又不敢看太久，彷彿空氣都凝住了。村落裡每個房子的窩口都有人在盯著這邊看……

「後來呢？」我問

「本來，我覺得自己死定了」

「那你還留下來拍，……到底為什麼？」

「和這裡的”神”的保佑有關吧！但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約翰只跟我講話」我安撫著小 M，「他大概很害羞吧！看到漂亮的女生會臉紅」其實，我想跟小 M 講那段我很吃力聽來的英國腔英文的內容是什麼，但卻覺得跟一個她那樣的女生講這些大概又要解釋更多，或讓她覺得我好像在炫耀約翰和我分享的某種奇怪的戰地攝影記者式「自找麻煩」的焦慮與友誼……

走出耶路撒冷夜裡的古城門時，我好像一直也覺得有人跟蹤，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想到約翰下午講的那段話。

但舊城畢竟是觀光區，很多阿拉伯人來這一帶開店做生意，總不至於風聲鶴唳到那邊那樣吧！雖然對我這種”觀光客”而言，空氣仍然是有點緊張地凝住了……

其實，後來，我們在舊城裡的街上還遇到過約翰，因為很多廉價的 HOSTEL 都在我們常去買菜買東西的路上，大多用比較窮的方式在旅行的外國人都在這附近落腳。

約翰問我要不要去他那裡看他洗出來拍那個村子的幻燈片，因為他住的 HOSTEL 就在我們相遇地方的下一個街口轉角。

我說好，而小 M 有點勉為其難又有點挪揄地跟著來了……

看幻燈片時，約翰說他拍過的另一個東西是在更南邊的一個巴勒斯坦人的村子，叫什麼名字我沒聽清楚也不想問，因為他提到裡頭的一個畫面：

「那村子裡有個教堂，因為打仗已經被炸掉了一半，但因為村子太小了，那是唯一一個可以聚會的地方，因此，天主教徒和回教徒一起在用」

他說他拍那裡比拍我們相遇的地方還難過。「一邊天主教在做禮拜，對著斑駁的十字架祈禱，很虔誠也很小聲，另一邊則是回教徒將死去的小孩放在塗灰色的保利龍塊中間，彷彿放在石塊作成的小棺材中祭拜著，卻放著很大聲的穆斯林梵唱。」

我一方面看著幻燈片裡牆外的那個阿拉伯村子，在強烈的中東沙漠的陽光中顯得很安詳也很漂亮，蔚藍的天空下像個南法鄉村的古城，另一方面則又必須分心去留意他那講得又快又腔重地不容易聽的英文，到底是把死去小孩的照片放在保利龍之中還是小孩的屍體？到底是在耶路撒冷南邊的村子還是在加薩走廊南邊的村子？……

而且還要一邊照顧很快就耐煩的小 M，到了後來只好開玩笑地用中文跟她說「天啊！別吵了！這是我們同性戀圈子喜歡的故事與彼此調情的題材」

約翰問我跟她說了什麼，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她說她對你有好感，大概你很害羞吧！」

第二個夢

蓮發光以會人。

我知道這幾個字是用來紀念某個感人的故事，而且還像功德牌寫在木板上的隸書，但夢裡頭我卻為了人們看不懂太古老的字型還要解釋，甚至，重寫”人”那個字來告訴他們這個字和這個句子的意思。後來，我想起了這一個慎重地在木板以毛筆寫成句子來重新寫的故事，但其實是一個蠻八股的故事，連紀念的方式都是很八股的。

好像是很多人追一個人，那個人好像是做了不太名譽的事，必須受處罰，但情節並不明顯，但故事是用電影放出來了，還是黑白默片式的快動作。仔細想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為何要湊熱鬧去寫這幅字來紀念這種不清楚狀況的”感人”。

第四個天使

PIYA 說她是來唸書的。

白白胖胖的英文講得很好的北歐女生。

前幾回見面都只是寒暄而已，這回因為我們在家用毛筆教她和她男朋友寫書法才聊比較多的事。

她花了一些力氣跟我們解釋她的國家提供類似的獎學金之類的錢讓學生出國花。

「像天堂一樣，對於在挪威想唸書的人來說……」她說她在哥本哈根唸大學時有個二十幾坪大的公寓住，在雜誌寫零稿賺的錢加上國家發給每個大學生的每月生活費，當學生過的日子太舒

服了……「和全世界任何其他的國家比都是，包括美國。」

PIYA 是 MUYAD 那群朋友裡頭最聰明的，她說話極有條理，分析事情相當有自己的看法，但卻也非常有禮貌。和整群廝混的阿拉伯年輕人或甚至是她那來此認識的衣索匹亞黑人男朋友比起來，她好像是來自比較文明國家地方的人。

「結果，我們那國家反而沒人想唸書了……」因為太舒服了，而且由於稅課的太重，畢業後努力工作稅後只能賺一點點錢，不如想辦法留在學校裡當一個遊手好閒的學生繼續領錢過好日子。

「那你，為什麼選耶路撒冷呢？」

「我對阿拉伯的東西太感興趣了，我男朋友說我前是可能是個閃族的公主」，幾年前她去過伊拉克、伊朗幾個中東的國家，包括埃及……但，她覺得在那邊唸太危險了，可以用英文教的大學只有開羅和這裡，後來，就選希伯來大學。

我在想，她對我們正教他們寫的中國字的興趣，是否也差不多是她這種研究落後國家奇風異俗的餘興……

「希伯來大學其實教得很差，因為學生素質參差不齊，英文程度又不好，很多教授都講得很淺……我唸了快一年了，實在蠻灰心的，簽證又快到期了，而北歐家裡又有點事，這次大概不走了」

我一直在留意她講話的自信與等量的焦慮，她男朋友的黑黑胖胖顯得天真而有著較多的自在……但是看起來是很恩愛的。就這樣，我們聊了一整個晚上。

快天亮時他們走了，MUYAD 私下跟我們說，她問題可大了，其實是因為她懷孕了，又想生下來，才決定走的，我想，她留在這個天堂的原因是”愛情”吧！走的原因也是”愛情”，雖然她始終沒說。

第五個天使

關於 NORA，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她瘋狂開車樣子。

「AVNER 那麼慢，那叫開車！」

我和小 M 坐在後座，第一次感覺到耶路撒冷市區內的山丘起伏是如此地戲劇化。尤其在她講話的嗓門、笑起來的模樣、踩油門的狠勁與那全身衣服和頭髮一樣金黃那麼誇張的架式之下。

本來被 AVNER 安排去城郊的一個以舊工廠改建的前衛藝術學校當天晚上的演出，但文化局那天下午事情很多，沒有辦法安排人帶我們去，後來，AVNER 的秘書叫我們放心先回住的地方，有人傍晚會去載我們，然後他轉頭和 AVNER 用希伯來文又快又帶點火氣地談起來，我想大概是因為本來局裡大型活動就多，而我們兩個又膽小又陌生的外來藝術家還需要有人照顧而讓她們因「安排」而爭執了起來，實在不好意思……

就在小 M 故意裝得什麼事情都沒有，而我正準備跟她們交涉說：給我們地址我們自己想辦法去的時候，「NORA」這個名字突然從她們那邊傳來，而且兩人同時露出奇特的微笑看著我們……「沒問題了」他們說，「NORA 會帶你們去」

我在飛快的車廂後座中想起他們同時奇特的微笑。

「直走的話，就是 BETHLEHEM，只要十分鐘」她在十字路口右轉時，指著前方的馬路大聲地告訴我們。

那時候，天正好快黑了，路燈剛亮而天色還沒全暗，我看向沒什麼特徵的一個十字路口的柏油路面延伸向越來越黑的遠方，口中下意識地回答：「嗯！」了一下，但心中還在想她那拉丁腔的英文說的 BETHLEHEM 是哪個字。

「就是伯利恆阿！耶穌誕生的那個城阿！聖經上有寫的，馬槽，三個從你們東方來的國王……之類的那地方，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我在後座尷尬地想轉個話題接著說：「那裡，有很多人去朝聖吧！」因為天已經全黑了，所以我想她看不到我的表情吧！

「不！」他用一種比 AVNER 他們更奇特的微笑回頭對我說：「這年頭，沒多少人想去送死了。」

NORA 講完這句話時，車已經停在那棟學校的舊工廠大樓前了，我們因為時間有點遲了，而趕緊走到表演廳去，那些旁邊仍然是工業區的大型機械工具、貨車與紙箱、垃圾機上所搭乘載物的巨型又老式的電梯引開了我的注意力，甚至後來兩個小時的小劇場演出與散場後的小 PARTY

都讓我分心，自那個漸暗車窗口看去送死的路的遠方。

我是在後來幾天的 CNN 電視新聞中看到 BETHLEHEM 這個字的正確拼法，在電視螢幕下面以反白的字出現，上方則出現了類似電影才會有瀰漫煙霧彈的空街畫面，偶爾還可以在那種外電記者有氣沒力的英文旁白外聽到不知何處傳來的槍響。

或是，相反地，在每一本導覽手冊精美的彩色照片中都強力推薦的耶路撒冷城郊附近最重要的朝聖地上出現這個字：Bethlehem，並一定有那座在傳說中馬槽遺址蓋起的聖嬰教堂華麗的建築，乍看向任何一個著名的觀光聖地的不能錯過景點，但在這裡，我所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的唯一一件事是，所有的事都不像它看起來那樣……

「我有一個心理學的碩士學位，本來就要在阿根廷開業幫人做心理治療了，但剛畢業時，我為我媽媽來以色列一趟，為她來看哭牆，你知道的，耶路撒冷對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有的那種”任務”式的召喚。」

「後來呢？為什麼就留下來了。」

「我好像愛上了這個城，很奇怪吧！」她那有點瘋狂的嗓門突然平靜了下來。

「至少，我發現我自己是沒辦法回去做原來的行業，聽一個人的麻煩當工作過一輩子。」

「那你在這裡做什麼呢？」

「辦市政府大型的文化活動啊！像上次有個叫”諾亞方舟”的表演藝術節就很有挑戰性的，對我這種用瘋狂的方法來拯救大家的人來說」

「這裡不是很危險嗎？」

「阿根廷才危險，去超市買菜被搶或是和計程車司機吵架就被槍殺的事層出不窮……，對了，妳們台灣不也常地震啊！」

這是我和 NORA 第二次的聊天，我們站在耶路撒冷舊城門口，內城廣場的牆頂，俯瞰著整個城的天空線。

那天，是耶路撒冷的光復紀念日，下午早一點她還帶我們去看一個早年這裡還是英國佔領區的重要殖民政府領事館建築的區域。

而後來到了這個內城廣場和周邊牆內的城堡空間已被重新設計的一個歷史博物館，匆忙地看完從埃及時代至今各個不同時期耶路撒冷城的演變，然後走上屋頂，喘一口氣。

「這個城從以前就這麼危險」我笑著說「生活在這裡一定有很多人需要心理治療」。

「我要解決的麻煩可是很大型的，不是聽一個一個人訴苦，不過……」她轉過頭來對我們說「比較起來，這年頭，還是有人像你們一樣想來這裡送死」

「就像你們剛看完的這個博物館，裡頭不就寫了很多誰殺了誰，誰趕走了誰，誰幹了什麼事，誰來收拾……之類的，每個人來這裡都以為需要知道的關於這個城的事……他們叫這裡是”天堂”，哈！哈！哈！不就是很多人來送死的地方嗎！」

俯瞰全城的昏暗天空時，我想到的卻是那天她的車裡那後車窗看去的更昏暗送死的路的遠方，還想起更早第一次聽 AVNER 他講到 NORA 時，我還真誤聽成方舟的名字”諾亞” NOA。

第三個夢

這個夢裡的 PETER 蠻殘酷的……

一開始是我涉及殺了一個人，有很多不利於我的證據，而且有人開始跟蹤並調查我，搞到後來，我由於被盤問了太多細節，而也跟著相信自己真的做了案並非常地緊張，想要脫罪！細節卻只是如從校園某處走到校門過程裡發生的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但是對於整個過程我為什麼仍感到有罪惡感而難過著。

事實上，和那個跟蹤我的人 PETER 談了一下才發現他是個偵探，而且並不是來抓我的人，後來也在和以前曾是漁夫的他的對質過程，突然又想起自己並不是作案的人的沒有罪惡感的狀態，但緊張的狀況仍然持續，身陷其中的我一直跟著他逃跑，有很多來找我的人卻反而因為對峙情形的緊張而被 PETER 殺了，一個接一個的，他的手法很俐落而且還把屍體帶回我們落腳的 GALILEE 湖邊附近的地方。

有一回，我看那些斷了手或斷了頭的屍體，並不害怕，因為有點縮小了，像塑膠做的，不像真的，而且就堆在牆角，但我卻因為逃避殺人而害更多人被殺。雖然開始時，還確定自己是無辜的，但後來，卻覺得不對勁，我仍不記得我有動手，也不確定我如何逃過追殺，或是逃開越來越喜歡殺人的 PETER。

第六、七、八個天使

「這種時候會來耶路撒冷的人都是不太正常的。」

這是我和他們聊起來的第一句。

在 MUYAD 開的那家 HOSTEL 的屋頂陽台上。

一個德國的小男生 PETER，一個澳洲的年紀應該過半百的婦人 H，一個美國的年生意人 PAUL，MUYAD 招呼著大家喝茶，除了我和小 M，這些都是住在 HOSTEL 的客人，她們已經習慣在太陽不太強之後的下午坐在陽台上簡陋的沙發上聊天，聊到天黑後，沙漠吹來的風涼到會冷，才下去，因為溫度也因為這段時間是看整個耶路撒冷最美的光線，尤其從這個居高臨下而且位居舊城中心地帶的古蹟旅館上頭看去。

在熹微的黃昏空氣中看去，埋葬聖母瑪麗亞教堂鐘塔就在左側不遠處，而耶穌被懸於十字架上的聖墓教堂甚至就在右前方五十公尺，即使是穆罕默德神遊升天遺址而建起的清真寺金頂也近得因映上夕陽而格外巨大而顯眼……，甚至，再後頭一點另一個坡上滿山遍野的墳場墓碑則是啟示錄中審判日所有死者都將由此復活的橄欖山。

在三種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一神教的聖地包圍之中，使得這個其實很寒酸的陽台卻顯得很氣派。氣派地不太正常。

「我其實是很正常的人啊！」PAUL 說「這裡的危險也蠻正常的啊！不像我來自的美國德州那種有人無緣無故拿槍到學校對不認識的無辜學生亂掃射的那麼不正常吧！」

PAUL 說他太早結婚了，現在小孩子都大到念完中學，所以婚姻有危機也是蠻正常的，年輕的時候開始接手他爸爸的小生意往下做，很穩定，但也沒什麼太大的發展，不過，他也不是很有野心的那種人，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但是，到了最近，他看到小孩大到他當年接管父親公司的年紀卻一點也沒有自己的想法，看電視、打電玩，每個週末出去和朋友鬼混……一直到上個禮拜他搜到他們房間裡的海洛因，就覺得不行了，他和他太太也因為這事情大吵一架，不知道怎麼辦……

「人家都說美國是天堂，我不知道怎麼說，這裡的年輕人也是在同樣的年紀就要去當兵，而且還真的在打仗……，我覺得應該來這裡看一看，是不是會發現什麼神的啟示讓我能夠再勇敢地回去面對他們……」

在陽光逐漸減弱的餘暉中，風漸漸變涼，我其實一直想問他，來這裡之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見證”或至少是重大的發現讓他改變，但還來不及問，H 就接著說了。

她說，她並沒有結婚，但一直在旅行，她去過很多地方，年輕的時候就把歐洲或美洲都走得差不多了，甚至後來亞洲和非洲都走過，前幾年，她還去過中東其他國家伊朗、約旦……，但因為她是天主教徒，她一直希望能再耶路撒冷多待一點時間，而不只是在其他地方旅行那麼匆促。

再來過以色列幾次之後，她決定用一種不太正常的經濟方式留下來，那就是從軍。就在我們都瞪大眼睛驚訝地看她時，她笑著說：「其實以色列軍隊的福利是很好的，而且她其實是雇員，並不用上前線，只是做後勤補給的工作。待遇不錯，又有假日……會遇到你們因為我現在就正在放假啊！」「你們想！」她接著說「我已經有點年紀了，又沒有什麼特殊專長，想在這裡住下來，就一定要找工作啊！部隊以這種工作的要求來說是比在咖啡廳打工要好一點吧！」「更何況，旅行了這麼多年，既然來了我還真的想要深入地了解這個地方，軍中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地方」而且假期長一點的時候，她就會來住在這裡到聖墓教堂去祈禱……每次去那裡她總會覺得心中很平靜。她是我在這裡真正遇到的少數的虔誠又不迷信的教徒……

這個時候，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看到所有附近的重要古蹟殿堂都因為打上幻影般燈光，彷彿有種奇特的神靈守護地儀典感，讓人不免會感覺得到有種 H 說的那種平靜，我想，PAUL 聽得出神的表情，大概是有所因此而啟發到一些他本來的疑惑。

PETER 說：「他聽了 H 的話有點慚愧，因為他來這裡是因為逃避當兵才來的」

其他人都一起露出好奇的眼神：「怎麼說？」

「我們國家的兵役有一種是屬於替代役，可以用到別的國家的紅十字會那類的慈善單位去服務來抵當兵的義務。」

在 PETER 太過漂亮的金髮與笑容之前，我們仍然是好奇的：「但這裡還是有危險的，不是嗎？常有恐怖份子的自殺炸彈事件啊！」

他說，前兩年還沒有現在那麼緊張，但因為他所分發的單位是個醫院，所以並不那麼危險，

而且他真正不願去當兵的原因是由於軍隊可怕的生活戒律。「所有的人都被當成白痴，或當成動物在看管，我實在沒辦法被用那種方式對待」

「雖然，現在醫院的工作並不那麼輕鬆，我仍然要做很多粗重的是，扛器材、清掃，但至少是上下班的差事，而且和 H 一樣，我也正在放假，從那裡來耶路撒冷坐車只要半個小時，很方便，有時我也會去特拉維夫或附近的小城市旅行，這總比待在德國的軍營裡好吧！」

PETER 的英文有濃重的德語腔，但是卻很流利，一點也不比 PAUL 或 H 遜色，而且雖然他年紀在這些人裡頭最小，而且小很多，但說話的時候卻一點也不客氣或害羞，他有種歐洲人的或甚至是亞利安人特有的自慢，但大概也因為來自很好的家庭教養，這些話被他這樣說並不令人輕視或嫌惡，反而有種因自信而自嘲的輕鬆……

在已經全黑的天色中，橄欖山的墳場已經完全看不見了，我想到我在他那年紀時在部隊裡是多麼的沒自信……

「我來這裡的原因才不正常」我笑著說「在打仗的地方，做什麼藝術，當什麼交換藝術家」他們都笑了，我提到了〈天使〉計劃，也提到要把他們都寫進去，PETER 和 PAUL 都是耶穌最重要門徒的名字，我應該在叫他們名字時，前面加一個「聖」字，「我還遇過一個約翰啊……」MUYAD 說，從回教徒來看，他們那本聖經，其實是本點名簿吧！

H 說，看著全黑的天空的遠方說：「這些先知當年一定也被當成不正常的人吧！」

第九個天使

有點胖的老闆說他從越南來的，是華僑，姓王，全家都在以色列北邊做餐廳，HAIFA 弟弟們開兩家，岳父開一家，他則在 GALILEE 湖旁有兩家店……

「開餐廳啊！很累的，手一停，嘴就停了」他用一種很奇特的笑容說著。我不知道他所說的「嘴」是指客人的口碑還是指短期的生意字還是指一種長期的來店的信用與習慣。

其實他的國語並不流利，我第一次和他見面聊天，在點了一客雞翅快餐和一碗酸辣湯的晚上……我沒有多問他的店裡畫著幾筆熊貓的白牆，吊掛著另幾幅捲軸的山水與老虎的水墨，還有

一張「招財進寶」四小字合寫成一大字的書法……白色天花板中央鑲著大型的橫布做的燈籠，而走廊上則掛著四個小的，紅的，但卻是塑膠做的燈籠上頭分開各寫一個字，合起來就是店名「中」「國」「飯」「店」。

「想到中國這兩個字，和我真的是沒關係啊」他說，站在一大堆素色的希伯來文和英文的店面中顯得有點好像什麼神通的紅燈籠招牌下。

我爺爺是蔣介石手下的軍官，駐兵在「」州，房子很大，門上頭寫著也很大的「王府」兩個字……，我跟著笑著問在涼州嗎，他說是「」州，他的發音我聽不清楚，他就拿筆寫下來，一看，原來是「廉」州，我問，那是在哪一省，他說是在廣東廣西交界的附近。「共產黨來了之後，就什麼都沒了。」我其實連他講的「蔣介石」三個字都問了好幾次才聽清楚，他並不在意，有種老生意人的客氣。

「我廣東話講得比國語好的多，中國話在大陸那一年多學的，後來在以色列開餐廳時，廚房裡有大陸的廚師也跟她們說上兩句很不流利的普通話」我故意用北京腔的特有捲舌音說，「那真的是「王府」！」他也跟著笑得很開心。

「我不喜歡美國……我有個妹妹嫁到弗羅里達，一直叫我過去開餐館，我才不想，這裡雖然好像在打仗，但晚上在街上走很安心啊！不像美國會擔心被搶……而且，更重要的，在這裡，不會被當次等的公民修理，」「有猶太人的神保佑啊！」他笑著說。

王老闆說他太太有台灣的護照，等到這裡真的打起來，他就到台灣或香港試試……「到時後，就靠您保佑了！」他露出一種老生意人客氣之外典型的滑頭，我想他是一個真正見過大風大浪完全不需要任何神或人來保佑的狠角色的。

我不想讓小孩再做這行，太忙了，我晚上二、三點才能回家，他們早上趕七點去上學……，都見不到面，週末他們放假，這裡餐廳生意正好……很少有時間陪陪他們，跟他們多講講當年「王府」的事，或至少講講我們這家餐廳落腳的這 GALILEE 湖可也是天主教的「王」耶穌先生對船上後來的門徒聖 PETER 露兩手神通的有名地方。

「從七七年以色列政府收了三百多個難民到這裡的當時……到現在都二十幾年了，但也卻真的不太想再和小孩談越南出來的那些也是在船上的事」，我想，那海上四十幾天漂流……很難讓他再相信什麼神或神通吧！

「打仗啊，現在這裡的局勢那種緊張，我看起來還好啦！」他又露出那種奇特的笑……

第四個夢

回到初中教會學校住校的宿舍就寢前，而且才搬來不久，我還找不到一些自己的東西，事實上是床邊的櫃子不見了，但在我急著找鞋子，我老覺得是歷經什麼災難的逃亡而遺失了大多重要的東西。另一床的人突然說我的東西在他那邊，狀況有點向當年剛開學搬宿舍亂成一團的樣子，我過去一看，有好些書和畫具，畫…是些年輕時代亂畫的人像素描….

比較奇妙的是，我當時讀的是和尚學校，但鄰床兩個人都在上舖的位置有兩個不認識的女生，匆匆趕進來，因為已到熄燈的時間了，她們竟然很快速地脫下衣服，蓋上被子，我有點訝異，但所有的事情都很自然地進行，我甚至也不覺得他們的臉孔或裸體有更多性愛方面的對我的挑逗，只像那種在宿舍管理嚴格規範中的小小生活上插曲式的印象的熟悉與不經心…..有件事倒是夢裡頭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丟給我一個像塑膠做的充氣娃娃，說那是學校新發的天使型玩具，每個人都有一個，據說幫助睡眠，但其實沒什麼用。

第十個天使

在我的筆記上 Ilanit 被這樣寫著：「近乎光頭的女舞蹈家，這禮拜五就滿三十歲，昨天剛離婚，去過印度，練過四年合氣道、太極和瑜珈……」

她第一次到我們住的地方就說：「這房子的”氣”很奇怪。」

「但，這個城的”氣”本來就很奇怪，尤其這幾天，從逾越節以來，我一直感覺到有人在祈禱。」

其實那天，我們是從天氣談起的，前一天下午，天空在下午四點就開始暗了下來昏黃而近血紅，雲從沙漠那邊逼近過來，但雨卻一直到天黑之後才傾盆而下，這期間的幾個小時，空氣幾乎凝結了。「走在街上快吸不到氣。」我說並好奇地問：「這種狀況常發生嗎？」

「不！」坐在她旁邊的另一個老畫家說，他在這城住了六十幾年了也沒看過這麼血紅的天空。

關於 ILANIT 的第二個畫面是卻充滿大麻的氣味的。

她在那一次見面的第二天邀我去參觀她的舞蹈課，那教室在一個表演廳的地下層，有一個樓梯和頗大的天井連接到一樓的廣場，當她帶我到樓梯口準備往下走時，迎面上來一對穿著嬉皮打扮的男男女女，和 ILANIT 聊了起來……當我因此停了下來，靠著天井欄杆向下一望時，著實嚇了一跳，所有或坐或站在舞蹈教室外的男男女女大都穿著六十年代的衣服，長髮，蓄鬍，穿著又大又鬆又花的衣服……

更讓我驚訝的則是那熟悉的味道，整個天井瀰漫了的大麻煙影……

「這個城市的”氣”可真的很奇怪啊！」我對她笑著說。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和這群嬉皮跟著 ILANIT 練起舞來了，其實，沒來之前，只是想跟來湊湊熱鬧式地感覺一下以色列的當代表演藝術狀態，而剛開始也只是拿著 DV 攝影機在旁邊拍，但後來，就覺得好像可以下去一起試試。因為這種舞的流派是觀念性的，而且說來還真的跟六十年代有關，叫做：「CONTACT（接觸）」。並不強調任何高難度的舞蹈技巧所展現的動作，而反而著墨在某種即興的身體反應與練習。

我始終記得 ILANIT 在很多人團團圍住她的中心所大聲吆喝的「只是動」「感覺地」「感覺音樂」「感覺手帶著身體走」「不要想自己看起來像什麼樣地只是動」「想像找一個角落變成自己的空間」「所有人擠進地上畫的一個圓圈裡但不要撞到別人，但要感覺到別人」……種種這類有趣的身體練習非常吸引我。所以就跟著下去跳了……

跳得滿身大汗後，課程結束，有個有趣的小型舞會繼續著，DJ 是個頭巾和笑容一樣可愛的孕婦，邊放印度音樂邊自己跳起舞來，更後來有個阿拉伯樂團接下去即興演奏著，另一個非洲的表演團體則邊敲一種奇怪的舞，邊翻滾，邊相互半像打架半像表演的兩兩扭纏著……

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從人群中走出來用中文向我打招呼的年輕猶太人，他大麻已經有點嗑太多了，還一直跟我說「雖然你會覺得有一點冒險，但……」他在音樂中大聲地用咬字不太正確的中國話說「他想去少林寺當幾個月的和尚……或許只是去更遠更小的廟學點功夫」

「氣功」ILANIT 從他旁邊冒出來，笑著說「這種和「氣」有關的功夫，在我們這裡很流行的」

「和神一樣流行」我們在幾個禮拜後重新在特拉維夫的海灘碰面後又聊了起來，

「在中國，依我所練過的一點皮毛的太極拳的經驗，這種身體的練習是和”修行”有關的，雖然和神有關的部分我並不清楚，但的確和你教的”接觸”是有雷同的練習」我說

ILANIT 說她也學過太極，甚至學過日本、印度的功夫，所以她也知道我在想什麼，「但是，我們的神比你們的神要麻煩得多」

那時，我正注視著海灘上眾多來往穿泳裝的人群，享受著在以色列一個多月以來緊張後少有的舒服，從地中海吹來的風到沙灘遼闊的視野，都令人忘了在耶路撒冷那種老”天堂”的緊張，而重溫這種新”天堂”的時髦與慵懶。尤其是一整群各種膚色的年輕人自己帶鼓坐在一起打起來的即興演出，此起彼落的鼓聲雖然沒有嚴謹的節奏旋律，卻顯得很有力量很令人動容，我們就坐在旁邊聽著潮聲和鼓聲看著天色漸暗的遠方，海灘上甚至還有人用繩索頭沾油燃起火焰表演起從古波斯流傳下來的旋索特技。非常好看卻又非常莊嚴，尤其在天還沒全黑的雲與海之間，有一種異教神祇法會的儀典感……

「我教過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的人”接觸”」ILANIT 接下去說「很麻煩的」。

我還沒有從那些中東古異教流傳下來的功夫表演回神回來，只隨口應著「怎麼說？」

「你該知道，基本教義派的家庭女人是不能避孕的，所以，一個母親要做非常多的家事，照顧非常多的小孩，肚子懷一個，背上背一個，手上牽一個，還有許多孩子在旁邊跑來跑去……我教的就是這種鄰里的婦女，她們常常告訴我她們覺得很幸福很快樂，但脖子卻不知為什麼很緊很痛。」

「只顧著感覺神的時候，她們感覺得到自己嗎？」我想到那天在氣味和音樂都含大麻的教室裡所練習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她眼睛也看向旋轉的繩索端火焰說：「神，大多時候都是很麻煩的！」

第十一個天使

「ALIZA 是一個藝術家，只不過他恰好是市長夫人。」

AVNER 在載我們前往市長官邸拜訪的車上這麼說著。

「有一段時間，我對於打破一個東西再把它黏回去這件事很感興趣。」ALIZA 卻這麼說。
在她帶我們去參觀官邸地下層她的工作室的時候。

那是一個樓梯剛下去就可看到的房間角落，放著一大堆蛋殼，連接花園的那個高窗口，陽光斜斜地照近來，但整個地下室的空氣仍然是冰涼的。

那個靠牆角的大木桌上擺著各式各樣破法的蛋殼：全碎的、半破的、只剩不成形碎片的、只有一點點裂痕的……但，比較奇怪的是這些破碎的蛋殼被另一種和那裡空氣一樣冰涼的東西給黏了回去，那就是灰色的已硬化的素材：水泥。

那真是一個奇怪的景象，我拿起一個 C 形金屬夾在光線中打量著，金屬柄的兩端與一個有螺紋可旋轉控制鬆緊的端點固定小圓錐盤之間夾住了一個”蛋”，那其實已經不能說是一個蛋了，只有下半截裂口不整齊的蛋殼，和上頭填灌入了的混凝土蛋形物，雖然邊緣還有些不平整的小洞或縫隙，但整個看起來，還是很難不把這東西和”蛋”想在一起。

事實上，石灰、水泥或混凝土，對我而言，並不陌生，因為我在學校唸過建築，待過工地，甚至也曾用混凝土灌鑄過自己裝置藝術的作品。但，水泥這種東西在大多人的印象中是笨重的、粗糙而簡陋的……甚至只是和死的、硬的、無機的、冰冷的……蓋房子的事有關，而且往往是很廉價的……

但，在這個工作室裡，卻成為了”蛋”的另一種取代物，變得某種程度輕巧、脆弱、柔軟，甚至也和它的孵化有機生命的聯想有了連繫……而且，由於蛋已經破了，只剩下殼，水泥成為 ALIZA 提到所感興趣的「打破而再把它黏回去」這件事的巧妙藝術手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角素材……

「水泥，在這裡，你們是很難想像的……」ALIZA 語重心長地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們那個世代甚至被稱為混凝土世代……因為那時候，以色列剛建國，來自全世界各洲各國的猶太人大量移民回來，整個國家一直在蓋房子，而且是用在歐洲美國都已經有點過氣的現代主義那種風格來蓋的，你是學建築出身的，應該很清楚。」

我點點頭，她繼續說：「主要是因為，所有人對建立以色列和這個國家的未來都很樂觀，覺得所有事情都是有希望的，混凝土好像就是這種氣氛的寫照，它讓房子一棟一棟蓋起來，也讓在

這種長住下來的希望蓋起來……你們知道嗎？這對一個幾千年都流亡而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是多麼重要啊！」

我想到二三十年前的台灣，也有雷同的拚命蓋房子的衝動，但和”流亡民族絕望中的希望”沒關，而卻是和”房地產硬做的生意”有關，也和我看水泥長大卻從來沒有”歷史”或”時代”感覺的成長歷程有關。

「後來，就更誇張了，混凝土那種灰色變成種種設計的主色，連時裝的流行都受到影響，你能想像嗎？在歐美的後現代主義正在大肆修理現代主義那種冰冷缺乏人性的美學形式時，在我們這裡，你卻看到自以為進步時髦的人們穿著灰色的衣服、開著灰色的車子、走到牆面都是灰色的咖啡廳、喝杯子都是灰色的咖啡……像個笑話」AVNER。接著她的話，講了一段他專業藝術評論家式的笑話。

ALIZA 在旁邊聽了也笑了起來，但，我卻感覺到這是一種多麼有美學講究的自嘲，由這個擁有自己奇怪的老歷史與新歷史的國家中他們這種一輩子都在搞藝術的人才說得出來的笑話。

「現在的年輕人不一樣了」ALIZA 接著說，「最近有人在描述這個時代的以色列年輕人是”仙人掌”，外表很尖銳，但裡頭卻是軟軟的、水水的……」

我正注視著那個 C 型鐵夾中的混凝土蛋，深深覺得，這真是他們上個世代年輕人的寫照，和現在那麼的不同，由殘破但優雅而暗示生命力的蛋中填入實心的人造的努力才能成形的模樣……

但 ALIZA 卻說她在做作品時，並沒有想太多這種歷史的、文化的問題……「我只是常常在超級市場裡像個普通家庭主婦買菜時走來走去，看到好多蛋時，突然有個念頭想到把它們打破再黏起來不知道會怎麼樣，就開始了」，她還拿出旁邊許多也是灰色的裝蛋的盒子，同樣也用種種不同方式灌了不同樣貌的混凝土……「不過，這些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了……」

接著，她又再帶我們繞行一堆一堆的大型油畫作、另一些已廢棄手機殼、玩具小汽車、塑膠草皮裝置成的半完成作品，之後，最後抽出兩三本她辦過個展的畫冊送給我們，然後回到一樓那寬大而舒服的客廳。

我想，這種一樓的體面才是市長在接待訪客的派頭，和 ALIZA 在有點冰冷有點擁擠而混亂的地下工作室那種藝術家的麻煩是不同的。

我也想起，幾天後 ALIZA 和 AVNER 曾帶我們去一個耶路撒冷最基本教義派的鄰里去，住在裡頭的人過著和聖經時代差不多的生活，女人不能避孕，男人不能工作只努力研讀猶太經典，活下去最重要的任務是等待救世主的來臨……站在一個人家院子的天井上空，她指著兩三根橫在二樓窗口與欄杆間的曬衣竿，我嚇了一跳一直很難忘記那畫面：十幾件大小很接近的兒童內衣褲掛在一起晾曬。

「你想，女人在這種地方為了他們的神必須活得跟家畜一樣」她笑著說，「只能拚命生小孩養小孩拚命工作拚命地……洗衣服」我一邊聽他說一邊想著她那堆滿數十年作品的雖然冰冷還是生猛的工作室，突然覺得在這裡活著的女人是很難活得不麻煩的。

「你相信你們的神嗎？」我低聲地問。「事情在這裡都沒那麼簡單的，我是一個藝術家，又是一個知識分子，甚至，我年輕的時候是個還算激進的左派，在六十年代經歷過運動的洗禮……就算我無法不相信，但我又怎麼能去相信這種”我們”的”神”的理所當然，」她語重心長地說「有些東西打破了就真的很難黏回去了」

我看著那些成排小孩子的衣服，及其遮住大半的天井的天空，突然感覺已走到這個”天堂”的最深處，所有的再日常的生活對”許諾”而言，都是”任務”，也必然都是”見證”。

第五個夢

在那道牆附近中暑之後回來做的夢。

和以前的業主黃去看一個房子，很舊很破，在一個河道旁，河道對面還有一片廢棄的花園、水泉、樹，在那房子前住著一群好像是馬戲團裡的人，黃問他們是否要賣那個花園前的空地之類的事，但我不知道為何（好像為了要逗他們家的小孩）在他們家門口做起一些後空翻之類的好玩動作……這期間，他們家大人和黃談得並不愉快，甚至差點正面吵了起來，黃要我和他儘快上車走了。

路上還經過我以前唸的小學，一整片池塘與樹林與天空，很漂亮，我看呆了，但後來就慢慢回到市區，可以看到高樓大廈，百貨公司，甚至我幫黃他們做設計的房子，還隱約看的到

STARBUCKS 門前喝咖啡的人們，但天空卻慢慢不見了，更後來車子經過一座鐵架橋的時候，我的手機掉出窗外，為了撿，我跳出車門，然後撞上後頭迎面而來的卡車，更後來被連續的車輾過，還在掉出橋身鐵架外時被切掉一支手……但一切都太快了，連過程都有點不清楚，只覺得還來不及痛就已經”粉身碎骨”了。

之後的部份卻更怪異……

好像科幻電影的特效一樣地凝結了，……漂浮的粉身碎骨的身體又凝結回半空中，有一個人飛過來拉著我的手，往後以剛剛那麼快的速度將我拉回撿手機的那一剎那，我並沒有看到他的翅膀，但不知什麼原因，我知道他是天使……

而且我還發現他就是馬戲團裡的其中一個人。

附錄一：夢的筆記

第一段

早上醒來寫下第五個夢的時候，又看了之前寫的，就愈寫愈心虛，大概是愈來愈清楚自己在這裡的處境；一個多月來在耶路撒冷也跟著做些什麼，悼念些什麼，緊張些什麼，湊熱鬧些什麼……但卻有種必然會與這個”天堂”格格不入的自嘲與難過在裡頭。

一方面是剛來的陌生與新奇感已然消耗地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則是展覽的壓力開始出現，雖然大概已決定只是簡單地面對一些人，並寫下簡單的感想，但腦中仍然會想東想西地覺得不夠想再做些更大的更切題而多逼近這個城的偉大的什麼……。當然這是種小知識分子式的憂國憂民壞習慣作祟，(雖然不是自己的國，自己的民，也要嘆息一些文明的人類的可能共同面對神的經驗的矛盾)與想當然爾隨之而來的無力感與更緊張……但藝術能為這種無力感或更緊張做什麼呢？就算我相信可以做些什麼，但那是用藝術來做嗎？或我的”藝術形式”來做嗎？

小 M 並不擔心這些，她的在樓下用果汁機打紙漿的聲音回答了這些，她承認自己是慢的，直覺的，自私自閉的，甚至和這裡和神可以不必有任何關係來進行她那用紙做的有點人形也不太

成形的她叫做”作品”的東西……

但使我更感觸良多的，卻是在廚房發生的事，MUYAD 來這裡，而我們一起煮那一頓阿拉伯菜和烤肉過程的好像不可能的任務的回想，在據說是耶路撒冷近百年最大神發怒般的暴風雨中……

第二段

這幾天一直心情不太對勁，於是跑去理光頭，結果發現自己的頭型還滿複雜的，有著奇怪的丘陵式的變化……本來想理到光，但留了大概半公分，很奇怪地弄出一個新花樣……

使得自己不開心啊！就承認這種不開心，並接受它，調節它吧！就像承認自己畢竟是個頑固又世故的老傢伙一樣，她不正是十年前那種自己對未來既害怕又憧憬，既進取又退縮的模樣……

和小 M 談有個困難，一開始是我覺得她太客氣，怕批評人家，後來則是發現她有種”純”藝術家式的討厭”評”或”論”作品的天真，或留了太多餘地或謙虛說人家也很辛苦之類的，沒有觀點式的迂迴，或說，更客氣地想起自己的害怕……這些都是我的問題吧！而不是她的……她甚至不太願意談起這話題的……

我畢竟對她太苛求了，而且是不自覺的，彷彿對於自己那種既自大又自虐的評論家學究式的身段沒有夠禮貌的留意，而且還夾雜等量的臭藝術家做東西心情不好亂發脾氣找人麻煩的壞毛病……這種對她的過度期待，（也出現在這幾天她做作品的我的態度或前往人家家裡談舊作時的自己心中某種心情上的擺盪）

晚上和小 M 在談 ALIZA 的作品，我說的是 ALIZA 在藝術上的才氣，與她的關心更多藝術以外的事是有衝突的。

在她那麼多作品系列中，我覺得 FOTOGRIFFITI 是最在其中取得平衡的……形式上的奇特與主題上的難度，有著某種相稱的從容……我想在「牆」這計劃會更完整地延續這種嘗試……

相對而言，日本那手機裝置展覽太用力了，秘密系列太漂亮了，而混凝土種種又實驗性太高太抽象了……

她的油畫非常地有天分，但不甘於寫實，使她無法表達一些有象徵性形象的安排，而抽象畫又顯得太侷限於油彩上的牽制……不過，她當然不甘於只做平面的東西，我特別喜歡她那「哭牆」、「手巾帽」裡頭某些對耶路撒冷有特殊感情聯繫的轉喻……很政治、很嘲諷、但又很詩意……真的。

第三段

聲音是從冰箱來的，整個很神秘的感覺像那種莫名的詭異的……氣味……想到一個好像恐怖片的開場。半夜醒來其實是兩點多，剛睡不久，但聽到樓下有叫聲，或像是隱約的哭聲，以為是小M，因為她沒打通電話到老情人那裡而難過地哭著……於是下樓看一下，但我在門口叫了她的名字，她並沒有回答。

接下來才是最可怕的部分，因為我的酒還沒完全醒，下樓梯還不太穩，客廳和餐廳的燈都半開著，我走了一下，一直不確是我聽到的聲音是從哪裡來的，但仔細聽的結果，有一個持續有節奏的低音來自廚房，像海裡的鯨或海豚之類的叫聲……我再走進一點，周遭因為很安靜……我竟然發現，是在冰箱裡，在冷藏盒中……

但，盒裡卻沒有東西。

第四段

先去聽一個熱門演唱會「七十年代的」MILKA說。

我說「七十年代對我而言是搖滾樂最好的年代……」她笑著說「只是流行音樂……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另一場是舒曼鋼琴協奏曲的下半段。

剛開始不久，指揮就轉過來對著觀眾指揮起來，然後觀眾竟也跟著唱了起來……我一開始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好像走錯地方或混進一個完全不懂規則的球賽裡頭……中間還有個老先生會站起來說故事……

他叫做 YOSSEL BIRSTEIN。

作家和說書人。波蘭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部隊裡打仗，1950 年移民到以色列變成人民公社裡的牧羊人，後來搬到 TIVON 當銀行簿記，後來二十年則住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街中跳舞的故事集"，為其近作.....

當我看到他的復仇笑了起來之後，MILKA 聽完卻說：「她有著相似的遭遇，從波蘭移民到以色列，在人民公社住過，現在則在耶路撒冷坐辦公室.....」

第五段

昨夜的宿醉，早上還有點頭痛一直起床，五點還吃了頭痛藥才睡去。經過一個廢墟在舊城亞美人區。返回猶太區之前，曾聽 MUYAD 說那是個回教清真寺，猶太人不准他們用，.....但今天終於逛去看了，拿著大包小包的東西.....旁邊還有小孩的合唱團在唱歌。

附錄二：天使的來信

第一封

親愛的台灣藝術家

我是 NORA，還記得我嗎？因為局勢越來越糟，我已參加了一個心理創傷的工作營。現在的生活對我們造成了深遠的改變。直接遭受暴力的人蒙受身心傷害，留下終身的傷痕。身為心理醫生的我的很多朋友，治療過許多名不只一次恐怖攻擊而受傷的傷害者。我們嘗試幫助的住在你們所說的' '天堂' '裡的人當中，有的還為早先死去的親人傷痛，卻有死了另一名親人。我們也幫助過醫生與護士，他們因為接觸太多的死者與傷殘，所以有發生連帶性心理創傷的危險。

一再看到暴力、葬禮、死者相片的場面，一般民眾也有可能發生連帶性的心理創傷。每發生

一次新的攻擊，我們有許多病人從前的創傷就會再度發作。也有病人因為熟識受害者或是接近攻擊發生地點，因而表示感到極度不安全。有位你也認識的文化局同事 MILKA 受到了驚嚇，因為她離開她家附近的咖啡館，裡面就發生爆炸，客人也一起炸死了。

這期的 TIME 雜誌上寫著：

然而，比恐怖攻擊還令人喪氣的是：逐漸明白眼前並沒有什麼解決之道。大家都把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稱為「這種情況」。這是不帶個人色彩的名詞，反映出的感受是：找不出誰要負責，也不可能控制。就像一個謎一般的詛咒，或是一股超越自然的邪氣，「這種情況」降臨而且不散去。處於這樣的無力氣氛中，人們在過度敏感和麻木這兩個極端之間擺盪。

以色列人早就習慣並呈報無主的包裹，如今就連任何看起來可能是巴勒斯坦人手裡拿的包裹都會不由自主地掃視。我們不只一次聽到，有皮膚黝黑、身穿厚大衣的年輕人被人撲倒，因為他被以為大衣裡帶著炸藥。（至少有兩次，這樣的懷疑獲得了證實，許多人因而免於一死。）

以色列人早已習慣為軍中子女的安危而提心吊膽，現在還要為在學校上學的孩子擔心。事實上，班級出遊已經暫停。最近有一天，納哈利亞鎮長關閉所有學校，因為接獲警告說恐怖份子即將發動攻擊。在以色列這個以喜愛聚會著稱的社會裡，現在就連最年幼的小孩都知道要避開人群。

提高警戒的反面就是感覺麻痺。我們有幾位通常消息靈通、熱中政治的熟識，現在已經不再看報，也不談政治。還有一些人對新聞的反應，是用死傷人數來評估恐怖攻擊事件。我們認識的一位年輕婦人就目睹她兩個分別是四歲和六歲的兒子表現出這種無動於衷的態度，口中大喊「恐怖攻擊」，同時歡天喜地地把玩具車往空中拋。對於施加再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處罰，以色列人也表現出麻木不仁的態度。大多數以色列人都採取否認的態度，不是漠視巴勒斯坦人的苦痛，就「是用是他們先開始的」這樣的說詞來辯解。

警戒與麻木的結合，表現在一個地方電視台的決定上：在一次自殺炸彈攻擊後播出分割畫面，一邊是屍塊和救護車，另一邊是足球賽轉播，這樣一來觀眾都不會遺漏兩邊的新聞。

處在這樣的悲痛和猶疑的迷霧中，感覺一切都不能確定，都在保留之中。觀光客與外資雙雙消失，許多人的工作也隨之泡湯，就算是保住了工作，也很難規劃未來。我們認識的人有的說要出國，至少要把錢弄出去。就連像是週末出遊之類的短期計劃都覺得異常沉重，因為

被認為安全的地點已經少了很多。

以前，以色列人聽到「會怎麼樣？」這個焦慮的問題時有一個標準答案。「會沒事的。」這是他們的答案。在波斯灣戰爭期間，人們等待來襲的飛彈降落，然後等待解除警報想起，好卸下防毒面具，從膠帶密封的房間走出來。他們在等待時會互通電話，說：「會沒事的。」就連這一次巴勒斯坦的「石頭起義」開始時，人們還是互相說：「可能要花時間，不過會沒事的。」這個句子一向是讓人安心的口頭禪，可是現在已經感覺不對了。

我看了很難過，那就是我們現狀的寫照。

還記得去年我載你們去小劇場的路上，我所跟你提起的那個城市伯利恆嗎？

我還跟你說，去年已經沒多少人想去送死，但今年更慘了。

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還躲到那個城最有名的聖嬰教堂裡頭，昨天報紙還登出以色列軍人向教堂裡的修女要人的照片。

天啊！那裡還是當年耶穌誕生的馬槽遺址啊！

你不是在展覽中寫到我提到許多次那個地方，寫到從我載你們去的漸暗車窗，看出去的送死的路的遠方。

現在整個耶路撒冷都變成了那個「路的遠方」。

希望我真的可以蓋成一艘諾亞方舟來幫助夠多的人。

今年不要就在耶路撒冷了。

祝想念我

NORA

第二封

親愛的台灣來的天使

你還記得我跟你說的那個「上升」與「聖戰士」相關連的故事嗎？現在，在這裡已經越來

越逼近我了。

幾週前，我妹妹的朋友在電視上看到以色列坦克摧殘一座難民營的街道、以色列軍人蹂躪營內民宅，顯然深受震撼。當她表明願意犧牲成為聖戰士，我們全都大為驚訝。幾小時後，一名年輕的巴勒斯坦婦女化身為一顆人肉炸彈，在耶路撒冷引爆，造成一名以色列人死亡以及一百五十人受傷，這個事件，震驚了全世界。隨後幾週當中，更多我的好朋友加入自殺炸彈的聖戰士行列，全世界則兀立在旁，非常害怕。了解巴勒斯坦男子（如今則是繼之以婦女）為何在以色列餐館和巴士上自爆殉難，就等於了解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雖然我也不願意接受，但我們這個國家充斥著憤怒和反抗，甚至，我的有些朋友的內心掙扎意見：要如何才能不去當「上升」天國的聖戰士。我聽說，人們大排長龍來加入殉難登天之途，我相信這是真的。他們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行動，動力來自長年承受的屈辱以及每一個阿拉伯人復仇的渴望。自從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建國，導致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一種根深蒂固的恥辱便在阿拉伯人的心中落地。在我們的文化中，恥辱是最痛苦的情緒，讓人覺得失去了生存的價值。拒絕承受恥辱、選擇有尊嚴的死去是「上升」的唯一道路，

以色列軍隊佔領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長達三十五年，不啻在時時刻刻提醒我們的弱點。但卻是現在的夏隆在黎巴嫩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舉，才把以巴衝突確轉移到佔領區和以色列境內。無力感和恥辱被憤怒取代，隨後再以反抗的型態發洩在街頭——那便是首次「石頭起義」的緣起。我們巴勒斯坦人面對武器強大、軍力優越的以色列軍隊卻以扔石頭的小孩來化身為抗暴英雄。這件事其實很令我難過。巴勒斯坦好戰分子攻擊市場和咖啡館裡毫無遮蔽的以色列百姓也令我同樣難過，我一直不覺得「上升」是唯一的路，從「上升」到「聖戰士」那條路對我而言，還是當作「理論」比較好，去年你們來的時候還沒有現在局勢這麼令人難過，這才是『天堂』的現實啊！

祝你們平安

MUYAD 敬上

附錄三：找到去年 AVNER 寫的一篇關於「天使」計劃展覽的藝術評論

兩個清潔工人想要做些好事，於是她們安排了要為對方打掃廚房的地板。她們的計劃是用牙籤和口水來做清潔的工作。她們花了很長的時間，用了數以千計的牙籤和口水。同時她們必須辛苦地跪在地上，把眼睛貼近地板，於是毛髮、灰塵、死蟲子、天使形狀的小孩玩具和其他好玩的東西都浮現出來。

終於，她們把彼此的廚房地板打掃的一塵不染。後來，當她們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朋友，那位朋友驚訝地說：「什麼，妳們用骯髒的口水來清理地板？」

我在看到這位台灣來藝術家的〈天使〉計劃展覽時突然想到這個當年在五六零年代在美國很出名的一個實驗藝術作品，它在當時引起很大的討論，可不是因為裡頭撿到的天使玩具和這個展覽有關，而是因為這個作品真正要傳達的就是生命的意義。像”生活”的觀念藝術直接與日常生活的各項活動產生互動，目的是想要像生活，但漸漸地它變成為一種詮釋乃至於「意義」。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可以「有意義的」，或是它的意義是很難或無法被人經驗的。只有少數特殊的生活可以是明顯可感覺而又具代表性的「訊息」，一如〈天使〉計劃中藝術家自己一直希望從我們這個城市和他遇到的人身上找到的其想「見證」的……神的訊息。

在當年討論上述「地板」計劃時，有幾個有趣的討論其進行事件意義的不同但還算合理的答案。譬如說，用牙籤和口水來清理廚房的地板，而不用其他更有效率的方式，可能意謂著：(1) 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待生命，或(2) 測試你們的友誼，或(3) 令容易的事情繁雜化，或(4) 把自己(你的口水)全心投入這項工作，或(5) 反正沒有人看見，可以輕易地混過去，或(6) 想做與眾不同的事，或(7) 想多做一些運動……同樣的這些想法也可以運用在人類所有的活動上。

從這種「意義」不但是因人而異並且是可以被發明的說法來說，它不過是我們對自己所做的行為加上想像力及有點牽強的詮釋而已。藝術家在前往我們的耶路撒冷的行程裡，不僅是意外地被錯當成恐怖份子或被真的恐怖份子開冷槍，他是因為「任務」才受害，同樣的也是因為對「神」的許諾才受害的。他所看到的人，對他而言都因此與他所要探討的「天堂」的訊息有了直接的關係。他在找尋一種遭遇生命的有「神」背書的方式，這使得他在從事這種實驗式的行動「藝術」

作品陷入更深的兩難。

在「見證」中做「藝術」是見證嗎？或說，是藝術嗎？走向生活的藝術存在於真實過程的參與，以及其所做的詮釋。它是一種經驗，但卻無法被掌握。也許需要放上一個特別的括號，不過要把這個符號揚棄，就像非藝術把藝術拋開一樣。如果我們再一次跟著藝術家走進耶路撒冷，我懷疑他是在找神的訊息，還是「神」的訊息，他也許對這個字或更後頭的期望產生了困惑。

他和所有現在從事觀念實驗的藝術家們一樣，他們不是反藝術，而是非藝術。他們想要脫離了幾乎所有可被認為是藝術的特徵，而僅留下「藝術」這個觀念。一如他在「天堂」裡並不描述所有可能被認為是「天堂」的特徵，而僅留下「天使」對「天堂」這個觀念的揭露，或說是「神」的訊息的揭露。我深深相信，如果從各種教派各種教徒的角度看來，他的這種「實驗藝術」式的嘗試是註定失

敗的，但這種失敗是很勇敢而有所啟發的，正如西方歷史上，藝術革新的一面乃由非藝術不斷重複的比藝術更勇敢的發問才引起普遍的注意：由垃圾、噪音、流行音樂、機器生產、高科技、快速、政治選舉、臥室、電話亭……這些時代的革新而來。

如同「天使」計劃開始取材於生活上的形式與地點，當它開始在我們這個古經典稱為「天堂」的城市開始起作用-----彷彿他就是探索「生活」的召靈巫士，就是找尋「天使」的密探，就是揭露「神」的見證者……..我們可以想見，舊藝術及其來源也許在某一天，對現在這種新藝術實驗，完全沒有用了，但那也不算太糟，在過去這一個世紀裡，既然非藝術這種新藝術家對於舊藝術所具有啟蒙的魅力顯示出：藝術也可能是獨立自主的勇敢觀念提引者尤其在某種特殊而極端狀態中，一如這位在「天堂」中靠找尋「天使」的幻覺來抵抗自己的害怕的可憐藝術家，生活中原有的其他部分反而更吸引人，也更充滿「意義」。這也是藝術之所以不能被完全遺忘，但同時也可以被拋諸腦後的原因。（或許“神”這個觀念也是）

在這篇藝術評論的最後，我想要和各位觀眾分享一個我們在所謂“天堂”裡住太久之後所無法感覺得到的關於「神」的訊息，由這位遠地到訪藝術家在展覽中寫下的一個夢境中所描繪出來的全然不同而十分有趣的憂愁。從這個夢的情節看來，對我們而言，他或許應該也可以說是遠道而來我們這個城的一個天使，希望明年在耶路撒冷可以再看到他的來訪。

小 M 在夢中，告訴我一個她在台灣的學校當學生時常玩的遊戲，叫做「小雞進化論」，那是一種很有名帶團康的活動，很好玩也很受歡迎，大概的方式是一群人圍成一

個圓圈，然後兩兩猜拳決定勝負，一一淘汰，一開始所有的人都是雞蛋，猜贏一次就可以晉級為小雞，再贏就變成母雞，再贏就變公雞。

「那贏到最後呢？」我問。

「公雞就直接變超人了。」

「那就是最後？」

「沒錯！」她肯定的說。

「那剩下的很多個超人會不會決鬥？」我問

「再猜拳猜出一個神吧！」

那時候我們站在 MUYAD 他們家 HOSTEL 的屋頂，看向耶路撒冷全城的遠方，我站在旁邊，非常的害怕，看到她手指去的整個橄欖山的墳墓變成都是用碎的蛋殼做成的墓碑，而近一點的聖殿山上的清真寺則變得像個雞籠，雖然還是黃金的圓頂，在夕陽中閃閃發亮，旁邊的哭牆前有許多帶黑帽子留兩側髮捲辮子的小雞正走來走去，而埋葬耶穌的聖墓教堂正舉辦著和復活節一樣盛大的慶典，整個廣場擠滿了各種花色大小的公雞母雞，而且彼此攻擊踐踏，屍體橫陳，血流過整個舊城的街道……只有少數幾個仍然是雞頭的超人站在各個較大型教堂屋頂與鐘塔上，而且竟然向我們的方向行禮，有的用猶太教，有的用天主教，有的用回教的方式，但都非常恭敬。我突然感到極度的恐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轉頭想問站在旁邊的小 M 時，才發現她那指向全城的手變成一道光，而我，在還來不及發出驚呼的剎那，突然看見自己的身體越來越軟越來越像潮解溶化的黏稠物……最後只剩下一灘蛋黃糊在地上，只能一動也不動地哭了起來。